禹貢匯疏

禹貢滙疏卷十二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鉞京　鐵武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疏　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絶今水土旣治天下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内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　說文

云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爲高土故曰九州孔氏曰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居民之外皆有水也天地之勢四邊有水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四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有九道地有九州　孔安國書序云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　說苑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

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　章俊卿
曰禹別四海爲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校其道
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里
荆河豫州千里而嬴海岱青州千里而縮荆山衡陽荆州
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
潮陽之海揚州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黄河燉煌之
黒水雍州相去踰四千里至華陽黒水梁州窮數千里
而未知所徑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
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

荆河淮濟之間徐兗豫三州境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豋耶竊嘗討之九州之別葢倣井田之法井田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爲王圻八州建國以藩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隔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嘗考西漢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

五百五十萬戸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戸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戸推其戸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潤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淮南子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

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疏　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上文諸州言山川澤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　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爲大九山爲高大者既尊則小者無不

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敘於九州之後也　史記索隱曰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弱黑河瀁江沇淮渭雒爲九川　淮南子曰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九藪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一名具圃）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今太原郡）

疏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瀦溢今時水定或作陂

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　周語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韋昭云畜水爲陂　風俗通云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　歐陽詹曰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　杜預曰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

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隥田其舊陂舊堨皆當脩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决瀝之又曰水去之後滇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晉書

傳四海之内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疏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林氏曰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貫利蓋必先辨之於其始然後可以同之於其終禹貢所載自冀州既載壺口以下列叙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

與夫田賦之貢篚所入之多寡所輸之遠近其所以辨之者纖悉盡矣自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雜亂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歸而不见其爲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

（箋）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恰相應看本節文勢仍須將四隩既宅句另說而九山九川九澤總結以四海會同以應九州攸同之意史敘其分則曰禹敷

士敘其合則曰攸同會同　史記於導山上加九山字導水上加九川字葢謂即此九山九川也然經文各山不止於九似依疏解爲當　四隩蘇氏云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爾雅厓內爲隩李巡云涯內近水爲隩　刋旅獨兼二義幷結首節隨刋　淅李駉曰考禹貢云九澤既陂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陂哉　王氏樵曰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於四海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會同也九州言水

之治其文不同而此則總之曰九州滌源滌源二字理最深微聖人萬事無不從其本而治之也要之鑿龍門疏九河有治其上流有治其下流是其功非一處而惟總之曰滌源則皆舉之矣　章潢曰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畝澮者卽田間之甽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卽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水火金木土穀甚脩治　疏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　董氏曰九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治　展禽曰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淮南子曰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陸贄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𫝑金木自産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

〔疏〕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蘇〕傳交通也正平準也廣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　帝王世紀曰禹平水土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疏〕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　皇甫謐曰任土之

貢生産有常廣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

爲姦

疏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

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

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

爲九等人功脩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

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 賦 纂要云上中下謂之三壤 陳祥

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黄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

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而墳埴塗泥

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　史記平準書曰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　蘇傳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僅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夏也　鹽鐵論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　程珌曰賦出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縣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溉之利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　陳氏大猷曰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

箋此節照蔡註畢提六府孔脩下分庶土穀土謂庶土二句說貢咸則二句說賦重慎字成字慎即惟服食器用成即以萬民惟正之供然詳本文有

兩賦字庶愼句何以云專指貢也且三壤正應庶土經文原無穀土字面似應照本文開說通節重底愼財賦句蓋水土既平財賦隨定易生心于廣大以三壤爲則無偏輕重矣賦止中邦無勦遠畧矣且賦曰成則一成不變并無加賦之累矣咸則二句取於民有制是乃所以爲底愼也　有土斯有財而斂財以賦經制稍一濫觴將流毒民生國計何所底止總緣一念不愼肹蠁耳底愼二字乃千古理財之長慮其要只在物土之宜而交正之

高下不爽其衡而已咸則三壤正所謂交正也因壤定賦一成而不變是謂成賦賦無成額而加派橫索之端紛紜而起用民日新而取之如竭豈禹當日底慎之意哉　六府孔脩即禹所稱水火金木土穀惟脩也庶土交正結前敷土及各州厥土句成賦中邦結各州厥賦句　王綱振曰六府孔脩不單是治水其實六府皆有所事如言敷土而土可宅可藝可作又未嘗不脩土也如言刊木而木漸包而惟條惟喬未嘗不脩木也及土可作

藝而或賦緫或賦銍秸或賦粟米非脩叡何以有此若金不脩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脩則雍靑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脩者也　秦繼宗曰厎字從九州生來土字從上文厥土等字生來這土字兼高下之土言田亦在內交正者以其白壤之類彼此相質而知其美惡是我辨正之也厎慎財賦恐其多取而病民此句虛下二句實之獨言賦者天子畿內原有賦而無貢外八州諸侯則賦于民而無貢之可言其貢于天子者亦是從賦

得來故舉賦可以該貢也

錫土姓

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疏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有土有社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　庾信曰昔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 羅泌曰土以立
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
珉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
有以君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未平諸侯
國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必九州攸同而
後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至是而後得以錫
之徧爾又曰封建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于
後而其制始備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
妄改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始人以是龜

其必亡可不戒哉

鄭樵曰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周公侯伯子男五等　馬端臨曰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故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

也易曰利建侯此因所利故立之　葉適曰井田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絶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　李涪刊誤曰近者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國竊以蕭何封酇侯蕭之得姓不在於酇曹參封平陽侯曹之得姓不在乎陽其誤始於幸蜀之年中書主者不閑舊制故也

唐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張説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

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
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
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
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
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
衛趙魏爲多　晉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
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
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

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 覲射父曰民之徹官百以名逵于

上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以功事賜姓者司馬大史之屬

黃帝定氏族氏定而繫之姓庶姓別于上而戚殫于下路史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孔穎達曰姓者生

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禀之於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

賜之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為輔氏此類皆身自為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　趙彥衛曰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按史記帝紀注引春秋注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

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巳於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巳於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巳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巳於邑則韓魏趙是巳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爲其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爲氏或以官以邑旣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别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别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别子孫如魯衛毛聃邢晉應韓之分又春秋

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巳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雲莊漫抄

鄭康成曰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

林駉曰古者姓氏之權出於上故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下故難考

呂祖謙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歟

世而一變　王符志氏姓曰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因是以爲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

白馬所謂志也

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

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之類是也所以為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　梛芳

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司馬遷父子迺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迺知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福猶為強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柏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

而錄之蓋七相五公所由興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晉宋因之始尚姓已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賈氏王氏譜學出焉過江則爲僑姓東南則爲吳姓山東則爲郡姓關中亦號郡姓代北則爲虜姓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其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

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正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夫文之獘至于尚官尚官之獘至于尚姓尚姓之獘至于尚詐隋承其獘廼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

僭矣　陳隨隱曰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諡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晉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晉有沂邑因沂大夫相晉而以

沂相爲氏周有井邑因井平公爲王卿士而以井
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
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
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
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爲氏居傅巖者爲傅氏徙
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
之塚者則爲橋氏彫氏因彫斑食於彫門頡氏因
考叔爲頡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司
爲桐門氏隱於南里綺里者爲南里氏綺里氏六

曰以姓為氏姓之為氏與地之為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為姓不得賜者為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嬴瀆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字為氏八曰以名為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莒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

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𦙍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紐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

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

爲氏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認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亦莫不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

白虎通曰人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身有五音宫商角徵羽

轉而相雜五十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

仲山父曰古者司商恊名姓韋昭註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呂才曰近世有五姓五姓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然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本異叵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

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
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
𥘉王者建邦國以親諸侯有土非一人之私也能
敷之而分疆裂地見聖人經天下之遠畧能錫之
而建侯樹屏見聖人公天下之大端古之帝王必
封建以各有其土所從來遠矣水土既平之後邦
家再造特指言之　楊愼曰封建起於黄帝至秦
而廢　胡氏瓚曰封建之來因洪水之患則限制
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當賞故曰封建與

井田相表裏也姓始于黃帝正姓為姓庶姓為氏

王氏樵曰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得專而實一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朱子謂因生以賜姓如舜居嬀汭及武王卽位封舜之後于陳賜姓為嬀諸侯以字為謚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宗為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為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為姓而姓氏遂無辨唐時姓與而所出同者禁不得為婚姻

王氏鏊曰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為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

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有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

人惟昌黎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爲近。鄭氏曉曰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口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皆書姓某氏相襲誤耳又曰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嬀曰姒曰嬴曰姞曰姚曰妘　陸深曰自秦毀典籍聖賢之世系湮沒而姓氏遂不辨後世婦人一例稱氏何所本歟傳曰別生分類蓋姓之爲言生也氏之爲言類也此

姓氏之說漢去古未遠凌煙圖畫題曰大將軍博陸侯霍氏以氏代名蓋男子之美稱爾豈有姓有氏男女通稱歟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義各有取難以混稱也若堯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大禹姒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稱有商氏呂東萊云氏數世而一變恐亦難以自分而隨變也按姜姓爲呂氏至于今不變若國氏爲子國之後駟氏爲子駟之後所謂以字爲氏者也又有以郡以謚以官以爵以居又以所有事爲

氏皆不容變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疏〕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

王氏炎曰台朕皆禹自言〔左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展禽曰禹能以德脩鯀之功

〔箋〕此禹因水土平治之後而推本言之要見此時天下大勢已定不比懷襄昏墊之時人情惶惑亦

唯謹視上所率先而已若上之人敬我德以爲天下先則而象之自然奉行恐後有風行草偃之勢諒無復梗我王化者此敬德不可後也台朕不必專有所指只據理泛說以見此時德之流行有操縱如意之妙　禹荒度土功寗矣而廣土衆民貢有以柔其心以就我約束本原之地全在台德而秉德以爲天下先其要曰祗我先而人自不敢後大學曰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土而有財有用正與此互相發　王氏樵曰一篇皆記禹經理之

事此二句禹經理之要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
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能使人之丕應徯志而轉
移氣化也哉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規方千里之内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
城面五百里　〔疏〕既言九州同風法壞成賦而四
海之内路有遠近更叙彌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
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

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
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
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
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
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
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
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
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
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　陳氏大猷曰禹

之甸法達於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　周語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釋名曰四丘爲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也　鄭玄詩箋云六

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孔穎達曰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鄭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而井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孫毓云井邑丘甸出於周法　韋昭曰自商以前幷畿內爲五服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國語註　孔氏曰殷周稱畿唐

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漢志周因井內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蔡邕獨斷曰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地上之衆者莫過于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又曰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　張氏曰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

天子故皆謂之服

傳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疏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傳銍刈謂禾穗　疏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鐮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　傳秸稾也　疏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內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　碧梧馬氏曰

先儒多以服字就秸字解若去禾中之粟米而納空槀惟使之服輸將之事是其賦輕於四百里五百里矣若存禾中之粟米而又納槀又服輸將之事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蔡傳摘出服字以爲總前二者言之

金氏曰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

輕重爾又曰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葢本于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粟而不粟視他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葢耐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葢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爾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萬世之所當行也　管子曰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强兵强者戰勝

戰勝者地廣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又曰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商子曰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鼂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神農之教曰有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覆〕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朱子曰近麤而遠精近
者易致遠者難致也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
子又曰里者道塗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　鄭
氏曰禹貢九州貢篚雖非四夷之獻亦以服食器
用爲要而冀州獨不言貢篚蓋畿甸之內賦其總
銍秸粟米也總銍秸粟米者倉廩之儲糗糧之濟
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蠶絲豫州之貢絺
紵其地則密邇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

要也自服食外器用次之器用外不過寶玉玩好而已帝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為國也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産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為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背以冀為都盧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於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

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　呂東萊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所貢入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浮于江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漕運未甚講論到春秋戰國爭事攻戰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秦幷諸侯罷五等置郡縣然後漕運之法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

石者 蘇轍曰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以舟楫州郡之卒斃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卒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矣

箋按禹制甸服獨詳於田賦天子取畿内以自贍重本力穡既風天下以務農而京坻之積不煩仰給外藩亦足以壯根本而消窺伺聖人防漸之意微矣自漢都關中漕轉關東以給中都官歲不

過數十萬石其後漕穀至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所在騷動唐全倚辦江淮然太宗以前運粟關中不過二十萬石是時府兵之制未壞也至玄宗時韋堅歲漕米四百萬石大盜繼起而漕事亦復濫觴宋開寶初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寖假而汴河歲漕至六百萬石蓋並不講於甸服之義而集游惰於京師虗口坐食以致王畿之重全倚漕運爲咽喉如人一日食不下咽其就斃可跂而待　國朝定鼎燕薊卽古冀州之墟先年有議興

西北水利者開墾卒鮮實効而沿唐宋前轍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以為常然西山一帶多有水田遺址而頃歲天津增墾彌望禾黍是開墾未嘗無利也似宜專置勸農之官多方設法開渠履畝以廣積貯一則可省飛輓之勞一則可限戎馬之足而根本重地不至全仰給東南以釀意外之變所裨益豈淺哉蘇秦說燕亦云粟支二年且謂民雖不田作而棗栗之實足食於民今神京實古燕地而樹藝鹵莽緩急百無一備曷不講先王甸服遺

制云　九州之內別爲五服此皆禹敷土事　丘
氏濬曰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內所謂五百
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于米粟近地
則并其本稾取焉蒭米以食人稾以飼馬無非以
爲國用也然其取之因地遠近各有輕重之等精
麤之異非若後世槩無分別焉又曰漢唐都長安
宋都汴梁皆去邊遠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
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
焉請如漢唐宋故事並爲輔郡以宜府爲北輔因

其舊而加以畨守之事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
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
西也以易州爲輔真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
則以臨清爲輔坐鎮㢮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
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
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
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
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調發則國家省轉輸之勞
邊方足備禦之具矣　王氏樵曰古者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不如是不足以待諸侯然而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而無仰于外後世轉輸外郡而京師習于坐食元人爲歲漕不至始經營京東海困城門一不開貴人無所得食抱珠玉而死可爲明監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傳甸服外之五百里斥侯而服事　蘇傳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蔡邕曰侯者侯也侯逆順也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　孔穎達曰人君

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爲采地　何休公羊註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官任土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所謂家削之賦小都卿之采地邦縣之賦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邦都之賦顏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

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　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
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
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此所
謂幣餘之賦也又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
業所謂世祿之家　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
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　呂祖謙曰
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
外諸侯世世襲爵長是畿内諸侯世世受采地
韓嬰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

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詩傳

〔傳〕男任也任王者事〔疏〕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　朱子曰第二之百里爲男爵之國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蘇傳〕男邦小國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陳傳良曰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禹貢侯服正此說也　楊簡曰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過千里餘皆侯國後世人主德不逮禹湯文武而統理四海之內宜其治不及古　白虎通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陰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

箋記稱殷因夏爵三等公侯伯也周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今此曰男邦則夏時固有男爵矣禮記疏云案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　王氏樵曰采案孔氏曰供王事正義曰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今蔡氏以采爲卿大夫采地然周制家削邦縣俱在畿內夏制雖不可考要之采地恐不及畿外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傳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

疏要服去京師巳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釋詁訓揆爲度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奮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　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爲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爲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又曰武以衛言

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脩之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箋〕此節揆字奮字俱下得妙揆者揆度時宜之謂文教曰揆則無窒礙之患武教曰奮則無廢弛之虞　王者之施政教總以安靖爲主文武並用一張一弛正安民之務也　丘氏濬曰禹貢五服之制內而甸侯二服爲華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爲

夷狄之區而綏服居乎其中則介華夷之間也就此一服而言文治內武治外辨之於微防之於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傳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周語蠻夷要服韋昭解云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傳夷者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　蘇傳夷雜夷俗也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箋要荒二服列於武衛之外皆邊地也王者不治夷狄曰夷曰蠻不以中國之治治之流蔡所謂迸諸四夷　王氏樵曰要服一說如裳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　胡氏瓚曰春秋淮夷會申杞自降爲子用夷禮夷亦國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畧　疏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蠻之言緡也以繩束物之名王肅云蠻

慢也禮儀簡慢　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

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　疏流如水流其俗流移

無常政教隨其俗　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箋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

以人情測度矣　胡氏瑗曰春秋執蠻畀楚而楚

爲荆蠻亦陋也流卽所謂流共工于幽洲也

馬氏曰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治

詳内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議

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畧治以不治也觀

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逵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可見矣

〔傳〕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疏〕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别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禹之功在乎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

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異者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　鄭氏詩箋云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令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

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

左傳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上也　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

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於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幷

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其地未嘗增也　吳萊曰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黃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而計者則

爲萬里漢地理志乃紀山川與禹貢不異而里數
縣絶或曰尚書據虛空鳥路漢志著人跡屈曲或
曰禹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制止五服若夫
荒服之外又有區畫者存非若周漢盡其地之所
及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之内截長補
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故周禮雖稱九
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
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

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夫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皐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邇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　章俊卿曰先儒鳥道之說竊以爲不然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

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禹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併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衺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奇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爲五千里者舉朔方

日南而言而禹貢所届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乎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遥五服之制乃舉其近遜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也 曾氏曰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卽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卽禹之綏服衛服介於其中卽綏服之奮武衛蠻服夷服卽禹之要服鎮服蕃

服即禹之荒服也　羅泌曰虞夏之前四正疆理東止瑯邪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而締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而贏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北二千五百縱並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蘇喇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有所謂萬區百里國哉葢古皆有萬國之制而非皆百里也故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以大運小要使臂使指者而孔子亦曰安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者然則古之萬國從可知矣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正矣五千里者古今衰盛山川萊藪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為方萬里斯亦未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周之西都今之關中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今古不變而禮王畿四方相距為二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為百

異所能容哉囿知幾服諸說有匪圓通上世必有
陰補相衆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箋謹按禹貢九州以今天下地圖叅之兩直隸暨
冀揚徐之域此外爲山西山東江西湖廣河南四
川陜西七省地耳震澤祔鄰浙西而閩廣雲貴並
未入版圖則　國家拓地固已倍於禹服矣乃文
法日煩而武衛寖弛飛輓之轉輸欲竭東南久苦
不支而要荒之界限漸殺西北更虞多事明先王
五服之制而申畫郊圻安內攘外尚得泄泄以來

噬臍之悔哉　王氏樵曰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各方五百里要服蠻服也此以上爲九州之內又有夷服鎭服蕃服在九州之外內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與禹服不同考周地幅圓蓋不廣于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爲極爾蓋禹時四方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故五服止于五千周則盡禹迹所至而疆畫之是以不同爾　胡氏瓚曰合五節見詳內畧外意甸服天子

畿內之地故什一使自賦而八州以錫土又必定其則以爲之式恐如後世有稅畝丘甲者所謂經界正而穀祿平也若貢皆達于天子諸侯歲貢士亦謂之貢周衰求車求金而包茅不入致勤召陵之師則齒革之事三命之金菁茅之縮酒貢非一日矣又封契于商封稷于邰商在亳邰後遷周則雍豫沃壤天子巳不自有而公天下之大端太本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傳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 疏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名曰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 鄭氏詩箋

云言去中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　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四海之外復有海云　淮南子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　賈捐之曰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　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

復猶酾也朕是以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列子

北邊備對曰四海邊中國者在山東爲東海在廣南爲南海人人聞見若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嘗及之而入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親至其地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即波斯者焉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

匈奴所幽宾諸北海之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斡之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環夷夏而四之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柏海青海蒲類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皆並海立稱其實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借海名之非眞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確矣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

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洪邁曰海一
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
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
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
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
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
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吳澂曰禹貢敘事至
訖於四海而止訖者地之盡處也海之環於東南
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

高或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葢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於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羡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葢不知其幾也

元史地理志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眞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

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見地理志

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衆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

秦以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夷狄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傳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珪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禹功既成天出玄珪以錫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

蔡傳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方勻曰越州禹廟元圭圓藏之色黑如瑩徑五尺厚寸餘而好昭信上下部將掌封鑰 遁甲開

山圖云禹至會稽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　禮緯稽命徵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　蘇傳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

于經者也　羅泌曰黄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螾黄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黄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黒下至湯代金办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

【箋】聲教訖于四海卽禹謨文命敷于四海也四海會同之餘聲教遠播而比屋向風承德此之謂不

距朕行　地平天成禹功可謂成矣帝曰成允成功世稱神禹功與天地並有以也而祇台德先實爲成功之根抵故曰禹之明德遠矣　按秦本紀曰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皁游大費拜受是爲柏翳蓋謂玄圭爲帝錫禹論衡曰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遁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幽冥並附會之詞不足據也　丘氏濬曰

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曁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曰拓而遠不可爲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漬底于海者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亦惟止于海而已然其所以漸被曁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國經野以内治

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界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之義哉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

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況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私南則滇也滇之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　王氏樵曰禹時五服止于五千則五嶺之南當在荒服之外此記聲教所及云朔南曁朔朔方南交阯也則聖人制五服雖止

于五千而威德所被已方制萬里矣　鄭氏曉曰

天地華夷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

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來南

境漸闊西北境漸蹙東如故又曰朔南暨句斷漸

深於被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也朔即

朔方南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廣

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胡氏瓚曰禹貢四海止就

禹迹所及言之河濟入北海江淮入東海黑水入

南海弱水當入西海　楊愼曰東海之别有渤海

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嶽之外有五鎮也又曰今滇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即西海無疑矣　李贄曰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教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見在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即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真有東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覩者哉又據見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天下之西

南陜西則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見有海也由陜西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無海也唯今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從此則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正東之海東歐至福建則古閩越地也稍可稱東南海矣廣東卽南越地今其治爲南海郡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

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海耳又豈但不知西海所在亦且今天下之水皆從西出西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沱來者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有從西和徼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謂正西是也水又莫大于黄河黄河經過崑崙崑崙乃西番地是亦西也雖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為西南然雲南之水蓋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于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受

之則海決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陝等去海甚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陝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川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盡向東南行邪則知以四川爲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勢槩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潤機大布道自海上來者此布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旋遶而東又與福建同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地尚未載之輿圖況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歷

之地勢而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于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于京之東北楊升菴欲祀西海于滇之西亦皆無義矣　王可大曰中國地形南濱於海則吳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之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

所可至者惟木蘭皮耳自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　曹昭曰禹玄圭象水色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格古要論　王氏樵曰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者何也蓋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舉舜而曰師錫蓋爲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也又曰首曰禹敷土終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只起結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文之妙也

陳氏大猷曰自禹敷土而下縣舉治水規模言之

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遂舉四極言之以至于告成功而終焉

許氏曰禹貢專為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為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

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二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黄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荆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荆州雲夢淵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兖徐雍二者皆有者兖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

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
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汶之東而稍
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
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惟出獸皮
而所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兖荆豫不言夷者凡地
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
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兖雖在東北而其東
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兖徐揚
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

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

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爲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滹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

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
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
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
而下諸峯亘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殽陝東南
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
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嶓
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
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
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

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
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
諸源其南支仰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
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
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
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郡信諸山之源
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峙天目盡昇
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
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

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横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以爲巽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闢之功此其大約也

神禹別錄

禹跡猶存山川不改緬言千載懷古彌深旁搜夏革之談不廢齊諧之志庶神遊於河洛亦義協乎圖書豈曰愛奇聊當碎錄云爾吳興茅瑞徵述

帝禹夏后氏姒姓名禹一曰伯禹是爲文命 路史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按禹廟謚議云或曰禹桀皆易名周人革民視聽故以行爲謚追夏

始祖與末王而加之夏商之世諱忌未行臣子呼
君父名無嫌猶朕尊卑得共稱之　羅嶠老云禹
之功至水平而後大故於禹成厥功之後始稱大
禹
蜀郡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水經注
帝王紀云鯀妻脩巳一作脩紀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又吞神珠薏苡胸折而生禹蜀本紀云禹母吞珠孕之折副而生
路史云鯀納有莘氏曰志是爲脩巳孕歲有二月
以六月六日屠　而生於僰道之石紐鄉所謂剌

兒坪者董仲舒繁露云禹生發於背郡國志云石紐山在石泉縣南帝王世紀以鯀納有莘氏胸臆折而生禹於石紐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重脩祼享歲以爲常　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華陽國志云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按廣柔隋改日汶川　開山圖注云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鷄子吞之遂孕十四月生禹堯帝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　淮南子曰禹生於石高誘注禹母脩巳感石而生禹隋巢子謂禹生崑石　史記索隱

曰按系本鯀娶有莘氏謂之女志吴越春秋作女嬉是生

高密宋衷曰高密禹所封國　舊陝志曰鯀娶有莘氏女今郃陽縣生禹出于夏水在今臨洮長于西羌禹國號夏葢因

所出夏水以爲號也　張邦奇曰今按石紐鄉在

汶川縣境禹廟在茂州東門内葢蜀國傳自昌意

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封其支庶於蜀斯禹所自生

也

禹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鮒齒鳥喙臣三屚戴成

鈐褱玉斗玉骿履巳路史

世紀云禹長九尺二寸繹博物志云長九尺九寸列子曰夏

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淮南子曰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姚氏云禹胸有墨如北斗荀子非相

篇曰禹跳湯偏楊朱曰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

體偏枯

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

路史注云按舜攝時縣殛既久而禹用攝時蓋年

十四

禹娶塗山生啓

史記索隱曰按系本塗山氏女名女媧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攸女路史云禹年三十取於塗山氏名攸女名攸女路史云禹年三十取於塗山氏二之邁是爲攸女炊奘陽城 呂氏春秋曰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 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寰宇記云古當塗國在濠州西一百十七里漢爲縣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在壽春東北輿地記謂即禹所娶塗山氏國也世紀云塗山氏合婚于台桑之野鍾離西七十里即當塗縣 華陽國志曰禹娶於塗山今江州塗山

帝禹之廟銘存焉山有禹王及塗后祠陶弘景水仙賦云塗山石帳天后翠幘夏禹所以集羣臣也按倦游錄三門禹廟神儀侍衛極肅後殿一龕袞像侍衛皆胡人云是禹婦翁今不復存寰宇記云塗山在巴縣東南八里水經注曰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余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　元貫元碑曰華陽志云渝郡塗山禹后家也東漢郡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乃今重慶巴縣至今洞曰塗洞村曰

塗村灘曰遮夫后曰啓毋復考禹生汶川生于蜀
娶于蜀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先是帝嚳大父昌意
爲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帝之娶蜀有自
來矣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
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
爲嫁娶日　吳越春秋曰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
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
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
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

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

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　路史云后趣生啓

及均塗山於是獨明教韶而致其化乃立辰子之

官嗟乎天下之命懸太子君塗山可謂知所本矣

河南通志曰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廟前有石高

二丈許面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

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轘轅山謂塗山氏曰欲

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乃化

熊慚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

而生啓蓋此石此好事者承訛附會耳聞登封又有所謂啓母墓漢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爲啓母此墓何爲者耶

考朱景濂遊塗山記云入禹會村有夏皇祖廟從廟西循石坡下巨石危立如人遙望之儼然一姬也呼爲啓母石則沿襲承訛又不止嵩山矣楊炯少姨廟記云漢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其神爲婦人像故老相傳啓母塗山之妹更可爲千古笑端

禹學於西王國 荀子（○）楊倞註西羌之賢人也

呂氏春秋曰禹師大成贄又曰禹染於皐陶伯益

路史曰禹師於大成摯（新序作執）暨墨如子高（百成子高）學於西王悝（西王悝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

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稷遂不顧 呂覽

禹受黒書於臨洮得緑字于濁水 路史

水經注曰禹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黒玉書

續博物志曰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返於淵　拾遺記曰禹鑿龍門之山見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圖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　湘水記曰衡山南有岣嶁

峰高一千五百丈禹登此得金簡玉牒治水之書
其山上承翼宿銓得鈞物故名岣下據離宮攝統
火師故名嶁
禹開宛委黄帝書乃吉齋封白馬三月庚子登覆釜
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路史
太霄琅書云夏禹於陽明洞感太上命繡衣使者
降授五符以治水檄召萬神後爲紫庭真人陽明
洞會稽也　遁甲開山圖曰禹治水至會稽宿衡
嶺宛委之神奏玉匱書十二卷　水經注云會稽

有石匱山石形似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也　吳越春秋曰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能傳之不日而就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之於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包山之穴　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反語王曰初

入洞口狹隘傴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上於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辯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追之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名長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帝嚳時太上遣使齋靈寶真文授帝帝將仙封之鍾山至夏禹登位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

得靈寶眞文禹未仙前復封之北嶽及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强取出喪國廬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

禹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淮南子

淮南子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又曰禹決江

疏河以導天下與利而不能使水西流又曰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僻五湖而定東海　列子曰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此天下之賢君者也　王嘉曰舜命禹疏山導嶽徧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　禹濟巨海則黿鼉爲梁踰峻山則神龍爲馭又方治水時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青泥于後故等聖而禹稱神焉

禹治水土迷而失塗濱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當國中有山名

壺領狀若甀甄項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
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
埒注水山下其俗倦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
經旬乃醒沭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列子
禹之爲水以身禱于陽紆之河淮南子　元世祖
南廵渡江次鄂駐蹕於黃鵠山問山頭石磯何名
呂公對曰聞唐時有道人呂姓吹笛其上故名又
問曰唐以前何名皆不能對再三問之有一父老
對曰聞諸古語云是禹功磯後人因訛傳大稱旨

嘉興林元大禹廟記 禹功記云渡江河者以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 直隸名勝志曰涿州西三百餘里有鐵柱山相傳爲維舟處蓋禹之治水始于茲也

禹因古九囿以置九州 華陽國志

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 路史曰人皇相厥山川才爲九州謂之九囿別居一方因是區理後世謂居方氏 項峻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

九人九州各居其一　易卦坤靈圖蓋九州之始

也竇櫝記云伏羲審地勢定山川眞源賦伏羲别

九宫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

分九州據共工氏霸九州則州之九不自帝嚳若

黄帝矣路史　羅苹曰禹貢九州之畫實在治水之

後蓋因治水見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可十二

乃復爲九州爾　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

城石室山博物志　淮南墬形訓曰何謂九州東南

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

正西弇州曰并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　王嘉拾遺記曰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其遺象也　楊愼曰王子年云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使玄熊升其上此封堠之始按北堂書鈔引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有記里堆則堠起黃帝非始於禹

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竪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墬形訓○高誘註太章竪亥皆禹臣

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淮南子曰禹胼胝

呂氏春秋曰舜殛鯀於羽山副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楊子法言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禹封高密以處于櫟是爲有夏曰夏伯路史

世本云鯀生高密是爲禹宋云禹之封國櫟今之許昌陽翟漢屬潁川唐隸河南有禹山禹故城及鄭之櫟邑武王至周曰吾其爲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卽櫟也世紀云夏今陽翟地志云陽翟夏禹國王充云禹繇夏而起湯自商而興皆本興昌之地爲號重本不忘始也或云封在虹今之宿縣輿地志云堯封夏禹爲伯邑于此卽位徙都陽翟漢爲夏丘縣　淮南子曰禹無十人之聚以王諸侯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左傳

拾遺記曰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鑄鼎焉（孔云九鼎者所謂九州出貨則一北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

路史曰禹行棧鍾於會稽以定奏（晉世剡縣民于山得鍾長七寸口徑四寸銘曰棧紫小爾雅鍾之小者棧音盞）鑄九鼎於紫金條荆之山使人知神姦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左傳

直隷名勝志曰塗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

水經云淮水出荆山之左塗山之右二山對峙禹

鑿爲二以通之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謂在壽春

東北是也今山巔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古史夏

本紀云禹合諸侯塗山其後南廵狩復會于江南

會稽宋蘇軾詩川鎖支祁水尚渾地埋汪罔骨應

存樵蘇巳入黄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元賈元塗

山古碑曰禹娶于蜀塗山壁白人皇爲蜀君掌塗

山之國至會諸侯于塗山當以九江郡爲是東漢郡志云山在當塗今有禹會村柳子有銘蘇子有詩且于天下稍向中會同于此宜矣通鑑外紀亦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啓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紹興府志曰塗山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傳經云禹會萬國之所山麓有石船長丈云禹所乘越絕云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

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

四蕃志宋孝武使任延脩禹廟土中得白璧三十餘枚意者時禹所執

梁初治廟穿得碎珪及璧百餘片 紹興府志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 莊子

太公金匱云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乃立建鼓

鬻子曰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筍簴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又曰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 墨子云禹葬爲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 陝西志曰禹崩于會稽壽百歲

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

禹作三章爲家天下之始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塊（路史作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强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考淮南子云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禹壞城平地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此與志互異）

禹焚戈甲而夷人附（見崔融四鎮議）

路史曰防風氏後至戮之以徇於諸侯伐屈驁攻曹魏而萬國定

刀劍錄云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月鑄一劍藏之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八宿

北記山水日月　紹興志曰禹劒宋時在禹祠殿

世相傳禹之所服寸刃出於鞘外瑩無纖澁而堅

不可拔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 述異記

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玉又禹時天雨稻

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同上　瑞應云飛

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其德而

至駃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語言王者仁孝於民則

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禹命扶登氏爲承夏之樂歌九叙以樂其成是謂九夏 路史

淮南子曰禹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路史曰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

商高語周公積矩之法禹所以治天下數之所出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注曰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

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

禹有濬洫之意 呂氏春秋

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而美遂疏儀狄 急就篇注

路史曰帝女儀翟醞釀稷麥以爲酒醴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析頞而歎後世必有酒亡國者遂疏儀翟

夏禹仙經取菖蒲玄酒封百日綠葉色投黍米十四日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世 本草

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夏本紀

水經注云大禹即位十年東廵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　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本名苗山在縣南漢始稱陵　越絶傳曰禹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深七尺壇高三尺土堦三等延袤一畆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　吕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　墨子曰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淮南子曰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

事故朝夕而葬焚又曰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嘉泰志曰會稽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向而下下有窆石相傳此正禹葬處其窆石高丈許狀如秤錘上有古隸不可讀

太史公有子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史記張晏注曰禹廟會稽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水經注曰會稽山東有硎去禹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游者多探其穴也　紹興府志曰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之會稽宛委山令

二八

里人即以陽明洞爲禹穴寶曆中鄭魴於宛委山書禹穴二大字元楨銘而魴序之刻石存焉若據張説似謂穴即禹陵據鄺説又似指禹井惟舊經飛來石下爲禹穴傳云禹藏書處則指陽明洞然韓昌黎詩云常聞禹穴奇東去穿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眞則禹穴不可定名久矣宋陳鵠耆舊續聞稱問之洪景盧言當以陽明洞爲是正德中閩鄭善夫著記謂得之菲井之上楊愼又云在巴蜀　宋陳鵠云內翰洪公帥會稽日余嘗問禹

穴有二處其一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經丈餘中裂爲一罅淵不盈尺相傳指此爲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云禹入此穴不經之尤者子長謂上會稽探穴言極其高深也今陽明穴投物於中不知其底當以此爲禹穴非謂禹葬之地

鄭善夫禹穴記曰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

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壽崩遂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蕭夫探禹穴葬黃帝藏書處乃牴梅梁摩挲窆石得穴於非井之上　楊慎丹鉛錄曰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項脩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　四川名勝志曰石泉縣南禹

穴二字大徑八尺李太白書刻在絕壁上见存

陝西志曰禹穴在洵陽縣東一百三十里穴傍鑄

禹穴二字有古碑已剝落

越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禹始也憂民救

水到大越众弅會稽教民鳥田一盛一衰越絕書

地理志云會稽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

耘田也　水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海上有草焉名篩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

自然穀或曰禹餘糧博物志

述異記云今藥中有禹餘糧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江中是爲藥也　紹興府志曰餘糧山在嵊縣北十五里舊名了山禹治水功畢其餘糧委棄在此化而爲石因名禹餘糧有禹祠在焉傍有石蒸籠甑山遺跡又曰水簾洞旁多禹餘糧石其形如拳碎之內有屑如餡或類麻或類豆隨人所欲而應

禹祀于社亦謂白帝 路史

淮南子云禹勞天下而死爲社漢興立官社復立

官稷以禹配社以稷配稷　王符五德云少昊其
後白帝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

梅梁在禹廟梁季修廟忽風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
以為梁乃梅梁也紹興府志

浙江名勝志曰會稽禹葬處窆石之左即禹廟也
梁末修廟得一木取以為梁乃鄞縣大梅山頂梅
木張僧繇畫龍於上忽夜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
後人見梁上水草淋漓始駭之乃以鐵索鎖於柱
今所存他木猶絆以鐵索存故事見郡志

述異記曰越俗說會稽山

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紹興府志

曰禹廟之建似起于無餘祀禹之日宋元以來咸祀禹于此

吳越春秋注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

膳水經注云鯀死其神化爲黃龍晉語作黃能韋昭注能似熊字林云能足似鹿又爲鼈類

寰宇記宋武帝脩禹廟得古珪梁初又得青玉印

水經注禹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旱天

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　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

石舟張石兜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

得鐵屐一量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
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
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役一作徐仲禋鬱
塞昏徙南瀆衍亨衣一作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
奔禹碑釋文
徐靈期曰禹治水碑皆科斗文字昔樵者曾見之
自後無有見者輿地碑目云在蜀之夔門宋嘉定
初蜀士因樵夫引至其處以紙打其碑凡七十二
字皆不可曉後人以摹本刻岣嶁觀中　劉禹錫

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山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古今稱述禹碑者不一今刻于嶽麓書院者凡七十七字　楊慎禹碑歌序云禹碑在衡山絕頂迨宋朱張同遊南岳訪求不獲後晦翁著韓文考異遂謂衡山實無此碑再考六一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畧云三家古刻臚列獨不見所謂禹碑者碧泉張子得墨本于楚

予撫卷而嘆　顧璘曰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守新安潘君鎰得于嶽麓書院後刻苔剔土搨傳入間恭來人所模刻上古書跡自足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蟲魚草木之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　林華讀禹碑辨曰世傳神禹登祀衡岳而勒碑嶽麓碑張光叔謂何子一曆搨岣嶁本也考之志載衡嶽七十二峯稱禹碑者二岣嶁雲密也雲密稱峰上有禹王廟科斗書岣嶁則直稱禹碑耳

述異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

十洲記曰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　王幹禹甎辯云夏縣治西十五里有禹故城城中民聚爲村掘地得甎方尺餘而中畫十二方方容一字以篆書之其文曰海內勛臣歲豐登穀路無饑人雖累千百不異訛傳謂禹所陶者